



大会

Distr.: General
8 October 202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27

提高妇女地位

加紧努力消除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7/193](#) 号决议提交，其中介绍了会员国为消除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而采取的措施和在联合国系统内开展的活动。报告重点介绍了最近的趋势、发展和可行做法，并提出了消除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具体建议，特别侧重于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

* 由于提交文件单位无法控制的技术原因，本报告在截止日期之后提交会议事务部门处理。



一. 导言

1. 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一直是全球最普遍的人权问题之一，对妇女和女童的健康、生活、家庭、社区乃至整个社会都造成了严重影响。每小时有 5 名以上的妇女或女童被其家人杀害。¹ 经济危机、冲突和气候变化等危机相互交织，在世界各地造成严重破坏，进一步加剧了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
2. 关于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快速的技术变革继续产生新的风险。正如秘书长关于“加紧努力消除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上一份报告(A/77/302)中所述，线上线下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越来越多。施暴者利用一系列数字工具和平台施加基于性别的伤害、虐待、仇恨言论、控制、骚扰和暴力，而包括“男人圈”(同上，第 8 段)在内的网络空间中厌恶女性内容的扩散正日益渗透到主流平台，使有害的大男子主义和歧视性社会规范长期存在，助长了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² 最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也通过加强和强化厌女规范对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产生影响，这些规范为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辩护和辩解并使之正常化，助长了基于图像的虐待行为的扩散。³ 有证据表明，这种趋势除了影响网上暴力的实施，还与线下暴力有关，包括与性别相关的杀戮或杀害女性。⁴
3. 与所有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一样，技术助长的这些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植根于性别不平等和歧视性性别规范。虽然所有妇女和女童都面临风险，但某些群体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包括网络上最引人注目的妇女，如参与公共生活的妇女、记者、人权维护者、政治家和女权活动家，以及在网上出现较多的年轻妇女和挑战性别规范和父权结构的妇女。获得高质量数字技术和连接的机会有限的妇女，如农村妇女，也可能因数字素养有限而面临更大的风险。
4. 近年来，在规范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认识到了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危害以及加强行动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暴力侵害妇女及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在其关于从人权角度审视对妇女和女童的网络暴力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A/HRC/38/47)中制定了一个框架，以审查新兴技术对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影响，包括对此类暴力行为的预防、保护、起诉和补救。妇女地位委员会在其第六十七届会议的商定结论中对各种形式的暴力，包

¹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与性别有关的杀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杀害女性/杀戮女性)：2022 年全球女性亲密伴侣/家庭相关凶杀案估计”，2023 年，第 3 页。

² 同上，and Emma A. Jane, “Systemic misogyny exposed: translating rape-gish from the manosphere with a random rape threat generat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vol. 21, No. 6 (2017)。

³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反正你的意见不重要”：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揭露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2023 年，巴黎)。

⁴ Bridget Harris and Laura Vitis, “Digital intrusions: technology, spatiality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Journal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vol. 4, No. 3 (2020)。

括通过技术发生或因技术而加剧的性别暴力，及其对妇女和女童造成严重的身体、性、心理、社会、政治和经济伤害(E/2023/27-E/CN.6/2023/14，第一章，第53段)深表关切，并呼吁采取全面措施，防止和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包括因使用技术而导致或加剧的性别暴力。大会关于“抓住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带来的机遇，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第78/265号决议(关于人工智能的第一项决议)确认，不当或恶意使用人工智能系统有可能加剧结构性不平等和歧视。目前正在讨论2024年9月举行的未来峰会上通过的《全球数字契约》和《联合国网络犯罪条约》，这也为推进关于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规范性框架提供了重要机会。

5. 在此背景下，根据第77/193号决议，本报告的重点是消除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特别侧重于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报告着重介绍了最近的趋势、发展和可行做法，并就加快消除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提出了具体建议。除其他外，本报告主要根据从会员国、⁵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和其他组织收到的信息。⁶

二. 新出现的问题：技术变革如何为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创建新平台

6. 秘书长在其关于“加紧努力消除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上一份报告(A/77/302)中认为，近年来，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形式和模式发生了变化，而且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⁷加快数字化迅速扩大的背景下，这些行为随着技术进步而继续加剧。技术和网上空间仍然是增强权能和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杠杆，而且网络空间是妇女权利活动的重要平台(见E/CN.6/2023/3)。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妇女和女童仍然缺乏平等获得技术或缺乏获得高质量技术的机会。⁸自秘书长关于“加紧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上一份报告以来，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不断加剧，并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对妇女和女童造成重大伤害，侵犯了她们的基本权利。

7. 虽然深度伪造色情制品等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较新模式具有独特性，但它们是线上和线下空间中多种反复出现和相互关联的连续暴力的一部分。正如秘书长上一份报告着重强调，数字空间的独特性为暴力侵害妇

⁵ 收到阿根廷、奥地利、孟加拉国、巴林、白俄罗斯、贝宁、不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智利、克罗地亚、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法国、危地马拉、以色列、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卢森堡、马来西亚、秘鲁、罗马尼亚、塞内加尔、新加坡、苏丹、土耳其、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津巴布韦提交的材料。

⁶ 收到欧洲联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聚光灯倡议、联合国支持采取行动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信托基金、妇女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交的材料。

⁷ Florence Jaumotte 等人，“How pandemic accelerat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advanced economie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博客，2023年3月21日。

⁸ 国际电联，“性别数字鸿沟”，见《衡量数字发展：2023年事实与数据》(2023年，日内瓦)。

女和女童行为创造了有利环境，包括通信的规模、速度和便利性以及匿名，加上自动化、可负担性和有罪不罚。最近，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模型)的发展正在加剧现有的伤害，包括通过可以自动生成和大规模传播的更有说服力的虚假媒体。⁹ 一个新出现的威胁是合成深度伪造。¹⁰ 尽管为改善性别平衡做出了努力，但技术部门仍是一个男性主导的行业。例如，女性仅占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劳动力的 29.2%，仅占人工智能劳动力的 30%。¹¹ 技术部门缺少女性及其视角，这影响到技术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性别平等、包容妇女和对妇女安全。此外，由于人工智能基于通常带有性别偏见的数据库，因此有可能复制和加剧性别歧视。¹²

8. 下文各节借鉴秘书长上一份报告对数字环境中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审查，重点关注新的证据和新出现的趋势。

A. 数字环境中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定义仍在演变

9. 为了解这一问题真实程度所做的努力受阻，因为缺乏商定的定义和用以衡量数字环境中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方法，而且普遍存在的报告不足情况。¹³ 由于目前对数字环境中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还没有国际商定的定义，在秘书长上一份报告中，“数字环境中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被用于描述在数字空间和(或)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对妇女实施的各种暴力行为。在本报告中，使用了“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一词，以与统计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以及大会题为“加紧努力防止和消除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性别陈规定型观念和消极社会规范”的第 77/193 号决议最近使用的措辞保持一致。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也被交替称为“信息和通信技术助长的暴力”、“网上暴力”、“技术助长的或相关的暴力”、“数字暴力”或“网络暴力”。

10. 过去两年，在进一步完善定义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召开的一次专家组会议以暴力侵害妇女及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 2018 年提出的定为基础，将“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定义为“凡通过使用信息通信技术或其他数字工具实施、协助、加重或放大导致或可能导致身体、性、心理、社会、政治或经济伤害或其他侵犯权利和自由的行为。”¹⁴

⁹ 教科文组织，“反正你的意见不重要”，第 19 页。

¹⁰ 同上。

¹¹ 世界经济论坛，《2023 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 年，日内瓦)，第 44 页。

¹² 教科文组织国际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挑战系统性偏见：调查大型语言模型中的性别偏见》，2024 年，第 3 页。

¹³ 妇女署，“加快努力解决网络和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2022 年，第 4 页。

¹⁴ 妇女署，“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制定共同定义”，专家组会议报告，2022 年 11 月，纽约，第 4 页。

11. 然而，制定全球商定的定义和衡量框架，以应对技术不断变化的性质及其对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影响，仍然是一个关键的优先事项。正如秘书长上一份报告指出，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有多种形式，包括性骚扰、盯梢骚扰、变焦轰炸、基于图像的虐待、网络钓鱼、人肉搜索、厌恶女性或性别化仇恨言论、错误信息、“伪草根运动”(人为制造一种观点得到广泛支持的印象)等。此外，还通过不同的数字工具，包括手机、全球定位系统和跟踪装置，助长一些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如亲密伴侣暴力或家庭暴力和人口贩运。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制造新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以使有害社会规范和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正常化的新途径，这些都需要纳入定义和衡量工具。

B. 数据显示，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持续存在，并继续加剧持续发生的性别暴力

12. 尽管缺乏最新的全球数据来了解这一问题的性质和程度，但一系列研究提供的现有数据表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研究显示，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流行率为 16%至 58%，¹⁵ 年轻女性尤其受到影响，Z 世代(1997 年和 2012 年出生)和千禧一代(1981-1996 年出生)受影响最大。¹⁶ 即使一名女性没有经历过，她也很有可能在网目睹过针对另一名女性或女童的此类暴力行为。

13. 在全球范围内，关于各种形式的暴力、虐待和骚扰遭遇的数据表明，错误信息和诽谤是影响妇女的最普遍的网络性别暴力形式，67%遭遇过网络暴力的妇女和女童遇到过这种手段。¹⁷ 网络骚扰(66%)、仇恨言论(65%)、冒充(63%)、黑客和盯梢骚扰(63%)、虚假宣传(58%)、基于图像和视频的虐待(57%)、人肉搜索(55%)和暴力威胁(52%)是其他最常见的形式。¹⁸

14. 最近一项关于网上儿童性剥削和性虐待普遍性的全球研究发现，过去 12 个月中，超过 3 亿儿童(即 18 岁以下者)受到网上儿童性剥削和性虐待的影响。此外，全球每 8 名儿童中就有 1 名在过去 12 个月中受到过网上引诱，包括不想要的性谈话，其中可能包括未经同意的性短信、不想要的性问题以及成年人或其他年轻人提出的不想要的性行为要求。¹⁹

15. 在过去两年中，对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区域和国家研究继续显示了这一问题的范围和性质。例如，2023 年对东欧和中亚妇女遭遇的研究发现，该区域一半以上的上网妇女(53%)至少遭遇过一次某种形式的技术助长

¹⁵ Jacqueline Hicks, “Global evidence on the prevalence and impact of online gender-based violence (OGBV)”,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8 October 2021, p 4.

¹⁶ 见 <https://onlineviolencewomen.eiu.com/>。

¹⁷ 同上。

¹⁸ 教科文组织，“反正你的意见不重要”，第 11 页。

¹⁹ Childlight Global Child Safety Institute, *Into the Light Index on Child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Abuse Globally: 2024 Report* (Edinburgh,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2024)。

的暴力。²⁰ 最普遍的暴力形式包括收到不想要或冒犯性的内容或信息，在社交网络上收到不适当的性挑逗或内容，以及黑客妇女的账户和网页。

16. 2023 年，在利比亚对妇女活动家确定的 20 个相关公共社交媒体页面上的 7 015 条帖子和 91 978 条相关评论进行了研究，利用人工智能模型发现，76.5% 的评论“厌恶女性”，36.5% 的评论被归类为冒犯性。²¹

C. 公众眼中的妇女以及边缘化妇女和女童仍然是受到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影响最大的群体，后果严重

17. 与线下趋势相同，线上性别暴力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格外严重。正如秘书长上一份报告指出，遭受交叉形式歧视的妇女——如有色人种妇女、女同性恋或双性恋妇女——更有可能遭受网络性别暴力(A/77/302，第 16 段)。生活在农村、偏远地区或缺乏高质量数字技术和连接的社区的妇女，由于数字素养有限，更容易受到网络诈骗和其他形式的剥削，因此还更有可能遭受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她们也不太可能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可用的安全资源。

18. 在公众中可见度高的妇女，如记者、政治家和活动家，仍然面临重大风险。²²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2021 年的一份报告发现，73% 的受访女记者报告曾遭受网络暴力，选举期间针对女记者和女政治家的暴力加剧。²³ 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往往针对挑战性别规范和父权结构的妇女，例如捍卫妇女人权的妇女。²⁴ 对参与公共生活妇女的家庭成员的暴力威胁，包括对其年幼子女的强奸威胁，也是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²⁵

19. 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在个人层面造成的伤害可能是身体、性、心理、社会、政治或经济方面的伤害。线上空间的暴力可能会以各种方式转移到线下，包括胁迫控制、监视、盯梢骚扰、身体暴力甚至死亡。目前，尽管网络环境中的暴力可能造成严重伤害，但人们并不认为其严重程度与其他形式的暴力或犯罪相当。²⁶

²⁰ 妇女署，“数字化的阴暗面：东欧和中亚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2024 年)，第 40 页。

²¹ 妇女署，“利用大数据分析深入了解针对利比亚妇女的在线暴力行为”，2023 年 5 月，第 5 页。

²² Julie Posetti 等人，“不寒而栗：网上对女记者施暴行为的全球趋势”(教科文组织，2021 年)，第 21 页。

²³ 同上。

²⁴ 万维网基金会，“‘Women shouldn’t be expected to pay this cost to participate’. Online gender-based violence and abuse: consultation briefing”，2021 年，第 4 至 7 页。

²⁵ Lucina Di Meco，“Monetizing misogyny: gendered disinformation and the undermining of women’s rights and democracy globally”，She Persisted, February 2023, pp. 12-13。

²⁶ Lisa Sharland and Ilhan Dahir，“End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in digital contexts: a blueprint to translate multilateral commitments into domestic action”，Stimson Centre, 2023。

D. 反权利行为者日益利用网络空间抵制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相关的妇女权利

20. 反权利行为者日益利用网络平台传播挑战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的言论，其策略包括为妇女和女童创造一个充满网络欺凌、骚扰和暴力威胁的敌对数字环境。²⁷ 这种现象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升级密切相关，特别是通过针对妇女人权维护者、妇女人权维护者和参与公共生活的妇女的性别攻击。²⁸ 线上性别攻击令人震惊地普遍存在，这使妇女的声音变得沉默，并削弱了她们对公共话语的参与。

21. 性别化虚假信息、线上威胁、虐待和暴力也导致妇女自我限制或不参与线上活动，同时侵蚀民主进程，进一步强化厌女规范。在这方面，线上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加剧了数字性别鸿沟，因为这种行为阻吓妇女参与网络环境，尤其是政治参与环境，以避免虐待。²⁹ 事实证明，目睹高知名度妇女遭受的网络暴力也会阻吓年轻妇女进入面向公众的职业。因此，造谣运动和其他形式的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会对妇女和女童的人权产生代际倒退影响，并破坏民主和法治。³⁰

E.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具有严重影响

22. 人工智能正在以多种方式加剧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既包括蓄意传播有针对性的虚假信息，也包括自动、大规模且往往无意发布的错误信息。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会强化和加剧厌女规范，这些规范为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提供了理由、借口并使之正常化，并可促成和加剧性别化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传播，包括更有说服力的假新闻、仇恨言论、骚扰和攻击，从而助长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利用日益先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创建的大量媒体正在模糊真实、良好信息与“假新闻”之间的区别。³¹ 因此，存在许多法律、社会、监管、技术和道德方面的挑战。

23. 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助长了基于图像的虐待、深度伪造色情视频以及基于欺骗和未经同意的露骨性内容的交互式深度伪造内容的扩散。³² 深度伪造正在延续有害的规范，这些规范继续助长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并为其辩解。³³ 令

²⁷ Valerie Dickel and Giulia Evolvi, “‘Victims of feminism’: exploring networked misogyny and #MeToo in the manosphere”, *Feminist Media Studies*, vol. 23, No. 4 (2023)。

²⁸ Ruth Lewis, Michael Rowe and Clare Wiper, “Online abuse of feminists as an emerging form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vol. 57, No. 6 (November 2017)。

²⁹ 妇女署，“加快努力解决网络和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第 6 页。

³⁰ 同上。

³¹ 教科文组织，“反正你的意见不重要”。

³² 同上。

³³ Seerat Khan, “How AI exacerbates online gender-based violence”, Organization for Ethical Source, 25 September 2023。

人震惊的是，深度伪造正被用于基于图像的虐待和骚扰，包括学校中的儿童。³⁴ 根据 Sensity AI 的数据，90%至 95%的网上深度伪造都是未经同意的色情图像，其中约 90%是描述女性的色情图像。³⁵ 利用深度伪造进行“性勒索”的兴起也日益令人担忧，未经同意的伪造图像在色情网站上被广泛分享，对人进行威胁或勒索，造成重大伤害。³⁶ 深度伪造品的受害者可能遭受毁灭性的后果，包括持久的心理创伤、声誉受损、社会孤立、经济损失，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丧失生命。这种伤害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尤为严重。

24. 还可以通过综合若干媒体类型中相互印证的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制作深度伪造品，助长协调的性别化虚假信息运动和性别歧视仇恨言论，从而强化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³⁷ 性别化虚假信息强化了僵化的陈规定型观念和有害规范，从而破坏了预防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努力。

25. 与其他形式的网络暴力一样，犯罪人匿名性是确保深度伪造的受害者诉诸司法的障碍。不健全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也助长了犯罪者逍遥法外的风气。对受害者-幸存者的补救措施往往有限且昂贵，没有考虑到的长期影响。³⁸ 虽然作为平台安全功能的一部分，人工智能机器人有时会检测和审查网络仇恨言论，但这些防护措施往往不符合标准。采用暗语——如用绰号指代特定个人——可以帮助施暴者逃避检查，导致有罪不罚现象普遍存在并持续扩大。³⁹

F. 数字环境也助长厌女症蔓延，并使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正常化

26. 近年来，新网络空间日益受到关注，这些空间助长了厌女症，并使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正常化和合理化的态度长期存在。“男人圈” (A/77/302, 第 8 段)是一个分散的跨平台在线社区集合体，如聊天群、论坛讨论和博客，因反对女权主义而聚集在一起。在“男性圈”中，男子被视为当前社会环境的受害者，其内容集中在若干主题上，包括诋毁性妇女形象、蔑视妇女运动的言论以及关于性别平等和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有害神话。⁴⁰ “男性圈”以流行、可分享

³⁴ Michael Safi, Alex Atack and Joshua Kelly, “Revealed: the names linked to ClothOff, the deepfake pornography app”, *The Guardian*, 29 February 2024.

³⁵ Karen Hao, “A horrifying new AI app swaps women into porn videos with a click”, *MIT Technology Review*, 13 September 2021.

³⁶ Felipe Romero Moreno, “Generative AI and deepfakes: a human rights approach to tackling harmful cont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Computers and Technology*, vol. 38, No. 3 (2024).

³⁷ Di Meco, “Monetizing misogyny”.

³⁸ Social Development Direct, *Technology-Facilitated Gender-Based Violence: Preliminary Landscape Analysis* (2023).

³⁹ 教科文组织, “反正你的意见不重要”, 第 13 页。

⁴⁰ Craig Haslop 等人, “Mainstreaming the manosphere’s misogyny through affective homosocial currencies: exploring how teen boys navigate the Andrew Tate effect”, *Social Media + Society*, vol. 10, No. 1 (2024), pp. 2 and 7.

的形式放大了性别歧视的陈规定型观念并取得规模效应，但由于肇事者的匿名性，责任有限。

27. 最近“男人圈”的扩大尤其令人关切，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男子和男童参与其中并被动员起来，这一现象与年轻男子在性别平等问题上的日益保守态度相吻合。⁴¹ 一项针对 31 个国家不同年龄段的研究发现，年轻男子比老一代男子更保守，更有可能认为促进妇女平等是对男子的歧视。⁴²

28.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是，“非自愿独身主义者”（自我认同为“非自愿独身主义者”的群体）在网络空间中日益动员起来，支持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包括种族主义、厌女症、反女权主义和仇视同性恋。⁴³ 这使支持强奸言论的文化长期存在，加剧了有害的态度，并使暴力分割妇女和女童行为以及儿童性虐待正常化。⁴⁴ 2022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暴力言论以及鼓励和原谅儿童性剥削的内容比前一年增加了 59%。⁴⁵ 其影响超出了网络空间，助长了线上线下性别暴力，包括杀害妇女和与性别相关的杀戮。⁴⁶

29. 除了传播厌女症的网络空间之外，互联网上免费提供的色情制品中普遍存在的性侵犯和性别暴力与亲密伴侣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正常化有关。⁴⁷ 据统计，与女性相比，男子和男童更有可能、更经常消费暴力色情材料；消费暴力色情材料的男子和男童也更可能向伴侣施压，迫使其按照色情材料中的内容行事，而且更可能实施性虐待。⁴⁸

G. 应对新趋势所需的法律、政策和做法

30. 正如秘书长上一份报告所述，技术的快速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法律、政策和问责框架。要解决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问题，就需要采取综合

⁴¹ Ipsos,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2024: global attitudes towards women’s leadership”, March 2024, p. 2。

⁴² 同上。

⁴³ Shannon Zimmerman, “The ideology of incels: misogyny and victimhood as justification for political violence”,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36, No. 2 (2024)。

⁴⁴ Centre for Countering Digital Hate, “The incelosphere: exposing pathways into incel communities and the harms they pose to women and children”, 2022。

⁴⁵ 同上。

⁴⁶ Australia, Nation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for Women’s Safety, “Working across sectors to meet the needs of clients experiencing domestic and family violence”, ANROWS Horizons, 05/2020, 2020; and Esli Chan, “Technology-facilitated gender-based violence, hate speech, and terrorism: a risk assessment on the rise of the incel rebellion in Canada”, *Violence against Women*, vol. 29, No. 9 (2022)。

⁴⁷ Whitney L. Rostad and other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xposure to violent pornography and teen dating violence in Grade 10 high school student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ur*, vol. 48, No. 7 (2019)。

⁴⁸ Gemma Mestre-Bach, Alejandro Villena-Moya and Carlos Chiclana-Actis, “Pornography use and violenc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ast 20 years”, *Trauma, Violence and Abuse*, vol. 25, No. 2 (2023)。

办法，包括：符合国际人权法的法律、监管框架和有效执行；注重技术中介机构的预防和应对措施；投资于更高质量的数据以及提高透明度的行动；政府、技术提供商和妇女权利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

31. 虽然更多的国家已出台法律和战略，将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定为刑事犯罪，但数字用户的表达自由权、信息获取权、隐私权和数据保护权以及无暴力生活权等权利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一项挑战。此外，关于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法律仍然缺乏明确一致的定义，跟不上技术发展和新出现的此类暴力形式的步伐。虽然在互联网中介机构采取行动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面临的挑战仍然是缺乏独立监督、平台之间标准不明确或不同以及执法不一致。

32. 新兴趋势(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影响也需要整体方法和行为体跨生态系统的合作，特别是作为内容生成者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公司。内容分发者，如社交媒体公司，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责原则继续适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义务确保国家和非国家工作人员不从事任何歧视或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行为，包括尽责义务，以防止、调查和惩罚互联网中介等私营公司实施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见 [A/HRC/38/47](#))。

33. 所有应对措施(包括法律和政策框架)的核心都在于，应致力于在数字环境中对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破坏和诋毁妇女和女童在线和离线存在和表达的有害行为和言论或为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辩解或使之正常化实行零容忍(见 [E/CN.6/2023/3](#)，第 45(aa)和(cc)段)。除颁布反映国际标准的法律外，各国政府还可在建立监督和监管机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些机构负责接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伤害者的举报，并确保为受害者提供补救，同时确保对内容生成者和分发者的执法和问责。这些机构还可以开展公共宣传和提高认识运动。⁴⁹

34. 特定平台监管框架可有助于将保持网络安全的责任从个人转给发生虐待的平台所有者。例如，倡导者呼吁社交媒体平台等在线提供商承担法律义务，主动评估、发现和减轻其平台上儿童性虐待风险，而不是依靠个人主动举报。⁵⁰ 此类改革应扩大到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法律和框架还应体现处理紧急(严重、短期)和较长期案件所需的不同方法。⁵¹

35. 有一些法律框架适应新趋势的例子。例如，2023 年通过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网络安全法》规定，分享经过数字处理的露骨图片或视频属于违法行为。不过，这只适用于故意或鲁莽地给他人造成困扰的情况。该法不阻止制作色情深度伪造品，而且在无法证明有意造成困扰的情况下不阻止分享这

⁴⁹ 妇女署，“将性别平等置于全球数字契约的核心”，2024 年，第 9 页。

⁵⁰ End Child Prostitution, Child Pornography and Trafficking in Children for Sexual Purposes (ECPAT) and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 (NSPCC) of the United Kingdom, “Online safety poll”, 2023, p. 5. 可查阅 <https://ecpat.org/wp-content/uploads/2023/10/UK.pdf>。

⁵¹ 教科文组织，“反正你的意见不重要”，第 14 至 15 页。

些伪造品。⁵² 欧洲联盟《人工智能法》促进提高透明度，为此要求深度伪造品制作者告知公众其工作的人工性质，并要求通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提供者标记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并识别操纵行为，使用户能够更好地理解信息。⁵³

36. 内容分发者和内容生成者的行动也很重要，例如：制定强有力的识别生成媒体方法；公开分享其服务条款、保障措施和监测使用不当内容的方法；对有害内容举报迅速作出反应，并分析生成或分发布图像的账户。⁵⁴ 所有应对措施都应确保受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伤害的妇女和女童不会被挤出公共领域。

37. 内容分发者也可以发挥作用，通过删除宣扬厌女症的频道和内容或在搜索引擎中降低此类在线论坛的排名，阻断人们(特别是年轻男性)进入助长厌女观点的在线论坛。力图打击仇恨言论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政策应处理“非自愿独身”内容和论坛。⁵⁵ 风险评估框架用于识别极端主义团体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线上线下活动，也应明确提到“非自愿独身和性别暴力、线上线下伤害的连续性以及利用技术使有害的厌女意识形态长久化是风险因素”。⁵⁶

38. 还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和政策协调，以应对新技术趋势对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影响。在全球层面，《全球数字契约》的谈判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可借以形成政治势头，承认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是妇女从数字革命中受益的障碍，并呼吁妇女享有安全数字环境的权利。

39. 最后，增加妇女对技术部门的参与仍然至关重要，尤其是经历交叉歧视和不平等以及最有可能遭受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妇女。这将确保妇女的观点影响技术的设计，降低技术复制和加剧性别偏见的风险。

H. 还可以利用技术预防和应对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

40. 越来越多的例子表明，人工智能被用于积极的社会变革，以及预防或应对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例如，法国技术公司 Bodyguard 开发了一款应用程序，利用人工智能过滤掉线上虐待制品。⁵⁷ 研究人员还在开发“机器学习”算法，以发现、干预和预防网络性别暴力。⁵⁸ 此外，“女权人工智能”运动也在不断发展壮大，该运动力图揭示生成式人工智能中反映的性别权力不平衡，并呼吁在

⁵² Manasa Narayanan, “The UK’s Online Safety Act is not enough to address non-consensual deepfake pornography”, Tech Policy Press, 13 March 2024.

⁵³ Moreno, “Generative AI and deepfakes”, p.4.

⁵⁴ 教科文组织, “反正你的意见不重要”, 第 30 页。

⁵⁵ Centre for Countering Digital Hate, “The incelosphere”, p. 43.

⁵⁶ Chan, “Technology-facilitated gender-based violence”.

⁵⁷ 见 www.bodyguard.ai/en。

⁵⁸ 同上。

人工智能设计中提升边缘群体的声音和观点，并揭示和解决支撑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固有的性别偏见，因为这会导致性别化的结果。⁵⁹

41. 数字工具日益被用于预防和应对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例如，帮助妇女与他人联系、分享位置、获得紧急服务及获得与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相关的专家服务的应用程序激增。⁶⁰ 此外，在线空间还可以通过虚拟社区和与他人的联系，在幸存者的痊愈和康复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⁶¹ 利用网络空间集体动员打击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推进关于日常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的讨论也很有效。⁶² 技术的进步也可以用于预防，例如，通过使用数字渠道补充或复制讲习班中的面对面联系，以促进相互尊重和安全的联系；使用技术支持的服务，如聊天机器人，以协助年轻女性驾驭不健康的人际关系；通过视频游戏和虚拟现实，旨在让年轻人参与预防的体验式学习。⁶³ 与妇女组织以及与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相关的专家服务机构合作并对其专门知识进行投资，对于为这些基于技术的工具提供信息至关重要。

三. 会员国和联合国实体报告的措施和举措，重点是技术变革对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影响

A. 加强法律、政策、监管框架和问责

42. 全球和区域规范性承诺，特别是国际和区域人权文书，为各国立法采取预防措施和通过司法有效应对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提供了标准。各国继续改进应对此类暴力行为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一些国家改革了刑法和刑事法，以加强对不同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保护(巴林、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智利、克罗地亚、厄瓜多尔、法国、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和土耳其)。厄瓜多尔为调查杀害女性及其他妇女和女童暴力致死事件出台了新的国家议定书。在新加坡，《妇女宪章》修正案加强了对违反与暴力有关的法院命令的执法力度。在乌干达，法律改革委员会已着手审查《家庭暴力法》的执行情况，以改进包括警察和司法机构在内的义务承担人对案件的处理。同样，以色列修订了法律，以加强对家庭暴力的防范，并通过关于网上性犯罪的培训提高司法人员的技能，以加强问责制。欧洲联盟关于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家庭暴力的新指令力求确保加强受害者的权利。自 2017 年聚光灯倡议启动

⁵⁹ Sara Colombo, “Feminist AI: transforming and challenging the current AI industry”, TU Delft, n.d.

⁶⁰ Alison J. Marganski and Lisa A. Melander, “Technology-facilitat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in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 moving from enemy to ally”, in *The Emerald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echnology-Facilitated Violence and Abuse*, Jane Bailey and others, eds. (Leeds, United Kingdom, Emerald Publishing, 2021)。

⁶¹ 同上。

⁶² 同上。

⁶³ 妇女署，“创新与预防暴力侵害妇女行为”，2023 年，第 7 至 8 页。

以来，在该倡议的支持下，已经签署或加强了 548 项旨在制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法律和政策。

43. 一些国家(阿根廷、奥地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智利、萨尔瓦多、罗马尼亚和津巴布韦)专门加强了法律和框架，以保护妇女和女童免受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包括基于图像的虐待。在阿根廷，新的《奥林匹亚法》(Olimpia Law)规定数字暴力是一种性别暴力形式，并根据《米卡-奥尔特加法》(Mica Ortega Law)制定了一项新的国家方案，以防止对儿童和青少年的诱导和网络骚扰。为了改善幸存者诉诸司法的机会，2023 年奥地利各地若干检察官办公室启动了一个试点项目，派驻经过警察培训的网络犯罪专员，重点打击针对妇女的数字暴力。同样，智利也优先重视警察在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方面的能力建设。法国通过数字法定成年年龄加强了对网络暴力的防范，要求在线社交网络服务提供商拒绝 15 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除非得到家长的明确授权。在区域一级，欧洲联盟成员国国有三年时间遵守与网络性别暴力有关的新指令，包括删除非法内容的协议、网络犯罪最低标准和加强对受害者的支持。

44. 为支持各国解决网上暴力问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制定了一份全面的全球指南，以保护儿童免遭网上性剥削和性虐待，其中根据国际和区域公约、条约机构的一般性意见和准则、示范法和良好做法，提出了最低建议标准。

B. 扩大对幸存者的支助服务并改善诉诸司法的机会

45. 在保健、住房和社会保护等一系列部门提供高质量服务可以在处理暴力对妇女和女童福祉、健康和安全的的影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帮助她们康复和增强权能，并阻止暴力再次发生。一些国家已将庇护所和服务中心的持续运作或扩大作为优先事项，为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提供支助(巴林、孟加拉国、贝宁、克罗地亚、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马来西亚、缅甸、秘鲁、罗马尼亚、土耳其和乌干达)。在苏丹，一直注重通过保健服务，为性别暴力和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提供支助服务。支持妇女组织提供服务也仍然是各国的一个重点。在新加坡，非营利组织“SHE”为网上伤害的受害者提供支持。在缅甸，妇女权利组织继续与联合国实体协调，提供性别暴力方面的基本服务。

46.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于 2023 年部署了 18 名性别暴力问题专家，加速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包括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摩尔多瓦共和国、南苏丹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为幸存者提供优质服务。联合国支持采取行动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信托基金的受赠伙伴为 9 122 个服务提供者提供了支助，1 487 个机构改善了为幸存者以及面临暴力风险的妇女和女童提供的服务。

47. 向线上线下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幸存者提供全面支持仍是一个优先事项。一些国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进展，包括奥地利为网络暴力受害者提供咨询，白俄罗斯设立危机中心，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为受害者提供报告和宣传支持。奥地利扩大了对网上仇恨言论受害者和社会环境中暴力行为的未成年证人的社

会心理和法律援助。在卢森堡，“BEE SECURE”倡议促进在线安全，并提供处理互联网相关问题的帮助热线、举报非法内容的匿名平台以及对在线趋势的持续监测。

C. 投资于长期预防，改变社会规范和行为

48. 要长期预防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尤其需要改变社会规范，以支持非暴力和性别平等关系，并通过全面和有据可依的多部门战略促进增强妇女权能。在这方面，若干国家继续在改变使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长久化和正常化的社会规范方面取得进展，特别是通过学校和社区团体的教育举措(在阿根廷、奥地利、萨尔瓦多、法国、卢森堡、缅甸和津巴布韦)。

49. 各国继续侧重于提高认识(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开展运动，旨在挑战性别成见(不丹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挑战男子态度并提高他们的同理心(克罗地亚)，提高对性别歧视的认识(法国)，并让不熟悉数字环境的妇女了解其在线安全风险(厄瓜多尔)。乌干达将在线安全作为优先事项，以边缘群体为目标，包括使用 SafePal 应用程序预防和应对性别暴力。

50. 联合国各实体为长期预防和改变社会规范做出了贡献。2023 年，48 959 名妇女和女童受益于联合国支持采取行动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信托基金受赠伙伴提供的预防和应对暴力的专家支助服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国家当局合作，试用社交媒体监测工具，在若干国家利用人工智能跟踪仇恨言论，并围绕仇恨言论、性别暴力和预防冲突制定预防和应对方案。

51. 妇女署一直与泛美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合作，在智利和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实施《尊重妇女：防止侵害妇女的暴力行为政策框架》，以防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加强了至少 60 个机构的 215 名政策制定者、服务提供者、民间社会组织 and 学者的能力。

52. 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支持女企业家开发数字平台，以加强阿拉伯国家妇女的安全，包括在伊拉克推出“Safe YOU”应用程序，为幸存者提供紧急援助和安全空间，以及在突尼斯推出在线棋盘游戏“Netopoly”，促进负责任的在线行为。

53. 联合国各实体也认识到预防性别暴力与其他政策目标之间的联系。2023 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与妇女署合作，就性别暴力与粮食安全之间的联系举办了一次全球提高认识会议。此外，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了 2023 年世界反欺凌论坛，该论坛也将网络安全作为一个关键问题加以讨论。

D. 生成数据和开展研究

54. 制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有效战略有赖于可靠、定期和可比较的数据。为解决目前存在的差距，统计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请妇女署与世界卫生组织和人口基金合作，在与各国统计局密切合作进一步进行技术协商、测试和试点之后，提出一个统计框架，用于对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进行标准

化国际可比衡量。一项新指令要求欧洲联盟成员国收集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家庭暴力的数据。

55. 在乌干达，正在收集用户生成的数据，以补充关于性别暴力的官方统计数字。一些国家继续改进平台，以收集关于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数据，例如塞内加尔通过新开发的云应用程序，智利通过更新网络犯罪报告机制。利用大数据更好地了解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日益受到重视。妇女署采用创新的数据方法，记录利比亚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网上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56. 各国还继续开发新的数据工具和产品，以更好地了解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例如乌干达利用公民生成的性别暴力数据，塞内加尔利用网络报告服务。改进行政数据也仍然是一些国家(巴林、智利、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土耳其、乌干达和津巴布韦)的关注点。国际劳工组织继续进行研究，以增进对工作场所暴力和骚扰代价的了解。

E. 建立全球倡议和伙伴关系，包括与私营部门、技术提供商、妇女权利组织和女权技术专家的伙伴关系

57. 技术和通信公司、民间社会、政府和专家之间的伙伴关系与协作对于解决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至关重要。2023 年，欧洲委员会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发起了打击针对妇女的数字暴力和性暴力倡议，以解决该国与性暴力和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有关的法律框架、政策和支持服务方面的不足。全球伙伴关系继续出现和加强(见方框)。

58. 还有更多国家与技术提供商之间伙伴关系的例子。例如，新加坡政府与多家技术公司合作开发了“在线安全数字资源包”，整理了各在线平台的安全功能，旨在使用户能够获得关于如何管理在线安全和报告伤害的信息。当务之急仍然是与妇女权利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和协作，解决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

59. 2023 年 6 月，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组织了一次关于从互联网上删除儿童性虐待材料的综合专家组会议，各国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开发银行和私营部门汇聚一堂，共同处理网上儿童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安全展示：重新构想技术中的性别”(Reimagine Gender in Tech)是新的全球联盟，汇集了女权主义技术领导者、政府代表、联合国和民间社会，旨在促进技术潜力，有效应对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并将安全作为基本设计原则。

建立全球伙伴关系，应对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

技术和创新促进性别平等行动联盟和性别暴力问题行动联盟作为平等一代论坛的一部分创建，继续召集主要行为体防止和消除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包括动员利益攸关方和发表一份立场文件，呼吁将性别平等置于《全球数字契约》的核心。

欧洲联盟资助了一项称为“ACT”的新方案，该方案侧重于宣传、建立联盟和变革性女权行动，包括加强致力于消除性别暴力的妇女权利运动与致力于数字权利的妇女权利运动之间联盟的战略。

2022 年 3 月，在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上正式启动的打击基于性别的网上骚扰和虐待全球行动伙伴关系已发展到 14 个国家，这些国家共同承诺优先重视、了解、预防和应对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这一日益严重的祸害。全球伙伴关系的一个重点领域是性别化虚假信息。

四. 结论和建议

A. 结论

60. 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是紧迫而普遍的全球人权问题，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对妇女个人、社区和更广泛的社会造成严重伤害。虽然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日益受到关注，但技术变革的速度和性质以及问责制不健全继续构成重大挑战。正如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六十七会议商定结论表明，迫切需要“根据国际人权法，促进制定对数字环境中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骚扰、跟踪、欺凌、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威胁、死亡威胁、任意或非法监视和跟踪、人口贩运、勒索、审查及非法使用数字账户、移动电话和其他电子设备行为零容忍的政策”([E/2023/27-E/CN.6/2023/14](#)，第一章，第 57 段)。

61.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进步正在为加强和扩大支撑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厌女规范提供新的平台，并助长性别化虚假信息的传播，使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驱动因素持续存在，破坏了消除这种暴力行为的努力。与此同时，宣扬厌女思想和吸引年轻男性参与的网络空间增加，这是令人担忧的趋势，不仅遏制了消除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努力，而且助长了线上和线下性别暴力。这种趋势在妇女和女童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对她们造成了重大伤害。

62. 虽然过去两年制定了监管框架、法律和政策，但各国政府和技术行动体目前采取的行动尚不足以有效预防和应对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此外，还需要加大努力利用技术的积极潜力，将其作为加强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应对暴力和歧视措施、转变社会规范以及动员旁观者预防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工具，并加强消除这种暴力的宣传和行动。

63. 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加剧，其背景是线下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持续存在而且程度之高令人震惊，各区域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也遭到抵制。在此背景下，有效预防和应对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行动仍存在明显差距和挑战，包括法律和政策框架方面的差距、执行不力、幸存者缺乏诉诸司法的机会以及暴力发生前的预防努力有限。此外，数据不足仍是了解问题全貌的障碍，包括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新模式和趋势，以及预防的切入点。

B. 建议

64. 为加快在消除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方面的进展，大力鼓励各国、联合国实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加强努力，消除线上线下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为此采取包括制定实施法律和政策在内的全面的多部门方法，包括编入预算的国家行动计划、全政府和全社会预防战略以及加大对循证预防干预措施的投资；加强高质量多部门服务的可用性和可及性，包括面向边缘妇女群体的服务；改善诉诸司法的机会，加大对犯罪人的问责力度；向妇女权利组织和运动提供可持续的资金；解决数据缺口，包括关于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数据缺口；加强落实联合国和区域人权机制的相关建议；提供有效消除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证据和知识。

65. 为加快在消除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方面取得进展，并应对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带来的新影响，各国、联合国实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可优先采取以下行动。

66. 各国和联合国各实体与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一道，可根据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现有国际人权规范和标准，制定明确的国际标准和框架，以应对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包括新出现的形式、法律标准、作用和责任及内容制作者和内容分发者的共同问责标准，以及国际协调与合作。这些标准还应针对具体情况和文化，以反映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在不同区域和国家的不同危害和表现，并澄清表达自由与隐私权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受歧视和暴力的权利。

67. 根据国际人权标准和尽职原则，鼓励各国将一切形式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并加以禁止，加强执法机构有效调查和起诉犯罪的能力，并将制作和分享经过数字处理的露骨图像或视频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68. 各国可确保用于发现极端主义团体线上线下活动的风险评估框架明确提及非自愿独身和性别暴力、线上线下伤害的连续性，并利用技术将有害的厌女意识形态长久化作为风险因素。

69. 为加强问责制，各国可确保监管框架包括技术中介机构主动发现、评估和处理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义务，并提供一个安全和相互尊重的在线环境，没有厌女症，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明确承认厌女症是仇恨言论并加以处理。

70. 各国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对技术中介机构进行问责，提高对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认识，为幸存者提供寻求补偿和补救的途径，并制定预警指标，开发预警系统，以查明可能升级为线下暴力的线上暴力。

71. 技术中介机构应制定强有力的政策和标准，以指导应对由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包括使其内容审核政策和做法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并加强行为守则和对举报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回应。技术中介机构还应确保技术设计促进性别平等，包括增加妇女在技术部门的参与。内容制作者和分发者也应制定识别人工智能合成媒体的强有力方法；公开分享其服务条款、保障措施和监测不当内容使用的方法；对有害内容的举报迅速作出反应。技术中介机构应确保关于仇恨言论和极端主义内容的行为准则和政策也明确涉及厌女症和将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正常化的内容。

72. 各国可将利用技术和在线平台的战略纳入预防和应对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线上和线下)的行动，包括通过为妇女权利活动和数字宣传的蓬勃发展创造安全空间，为此转变社会规范、培养积极的男子气概并抵制有害的厌女言论。

73. 技术提供商应确保所有新技术和人工智能产品都经过彻底测试，并通过与妇女权利和妇女安全专家协商和合作，确保任何新产品都不会对妇女和女童造成伤害，也不会使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长久化。

74. 鼓励各国支持妇女权利组织对技术公司的数字安全进行监督和问责，并制定具体战略，确保参与公共生活的妇女，包括妇女人权维护者和活动人士的安全和保护，使她们能够自由参与公共生活和行使表达自由。

75. 各国可加强与技术部门的伙伴关系，以创建安全的网络空间，并确保快速反应和获得专门支持、法律援助、为幸存者伸张正义和争取赔偿以及追究犯罪人的责任。

76. 各国可通过与技术中介机构、妇女权利组织、民间社会和国家人权机构合作等方式，加强防止和应对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各项措施。合作与协作的重点可包括拟定技术解决方案，以便在更广泛地支持有效预防和应对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77. 各国可加强数据收集工作，以更好地了解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不同表现、影响和驱动因素，以及与线下暴力行为的联系；各国还可要求技术中介机构公开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问题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以及采取的应对行动。

78. 鼓励各国投资于数据收集和研究，以更好地了解网络暴力犯罪人的特征和动机，以及线上和线下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之间的联系，从而更好地发现线上虐待升级为线下暴力的风险，包括致命暴力和杀害女性。